草澗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請從權疏 乙亥○清州牧使時○時仁順王后沈氏昇遐

伏以官有內外而愛君之誠不以官外而少異職有大小而憂國之心不以職小而有間當此上下遑遑辟情惘迫之時雖草野匹夫之賤皆欲排雲而叫閤冀回 天聽之萬一況同是食君之祿衣君之衣而一端忠愛之誠自然同出扵秉彝之天而不能自已則豈以官微在外爲嫌而不盡披瀝之懇乎顧臣累蒙 恩命職忝

守令跡雖阻於鵷班情則懸於 闕下每以從
權一事常懷憫默于中跂待 俞音之一降不
日不月而伏見邸報每下盡諭之 教兩司之
啟玉堂之劄至於三公之率百官停棄職務日
聚 闕庭人情憂憫罔知所爲嗚呼 殿下欲
爲 先后之一孝子則可矣欲爲千萬世帝王
大孝則何自輕其一身固守小節不顧大計牢
拒輿望一至於此耶臣伏見 殿下至誠純孝
出於天性粤自宅憂克盡情禮望望然如有追
而不及皇皇然若有求而不得望哭之儀出自

聖衷斷然行之而去前日拘牵之弊及夫卽
遠禮畢猶素冠視事革百王苟簡之風雖宋孝
宗之白袍臨朝滕文公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者無以過矣顏色之慼哭臨之哀凡有血氣莫
不感泣人心聳動風草自偃咸曰大哉吾 王
之孝庶幾無疾病永享我億萬世無疆之休而
日復一日 天聽愈邈羣下之洶憫惶蹐益有
甚於前日抑未知 殿下以蔬素一節自以爲
孝之至耶以毀性傷身亦以爲禮之大耶嗚呼
禮有經權孝有大小三年通喪達于庶人禮之

經也而禿不髽跛不踊病不止酒肉者禮之權也奉　宗廟遺體善繼善述而克享天命者孝之大也而以一人之尊守匹夫之節毁瘠成病君子不爲者孝之小也聖人變以得中而不離於經亦不膠執末節而以小害大焉　殿下上荷皇天付畀之重下臨臣民仰戴之衆二百年安危存亡之機皆係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之身安則宗社亦安　殿下之身危則宗社亦危一危一安所關至重雖欲自私其身烏可得也而况　殿下氣質冲粹有餘而完實不足

嗣服之初 聖體尚健 玉音淸亮入侍之臣相顧欣抃胥賀萬代無疆之慶而頃年以來
聖候漸不如初 玉音亦失和暢廟堂之臣經幄之士常懷隱憂蓋亦有年矣雖在平時尙且節宣保護無所不用其極矧此欒棘哀疚之中乎嗚呼天不我弔國事至此 因山已畢卒哭亦過日月不居寒暑載變自 上追慕之誠愈久而愈深越自初喪至于今日已過半載而猶
御蔬素之膳不進滋養之味設使恒人處之尙有所不堪以 殿下積年愆攝之餘 玉體淸

癯中氣虛弱舊證未離新病欲生未知異日將何術而保養乎　天顏日瘦於外元眞暗鑠於內危機敗證將發於不知不覺之間而姑恃一時之粗安不慮後日之難支　殿下縱自輕奈一國臣民何臣謹按禮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釋之者曰恩義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故制爲三年之喪存其生故不以毁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殿下聖學高明其於通變達權之道皆已灼見洞燭而獨以區區末節堅執累月以爲

祖宗遺教不必奉行也宗社安危不足顧恤
也兩司 殿下耳目之官而其言不足聽也玉
堂 殿下近侍之臣而其言不足信也至於大
臣 殿下平日倚以爲重所與議國政安社稷
而連月籲號亦不能省悟焉嗚呼在廷大小臣
僚豈盡爲欺瞞不忠之人而陷 殿下於不孝
不義之地乎 殿下之誠孝格于上下超越百
王羣臣固宜將順之不暇而惓惓至此者誠以
帝王之孝在此而不在彼也彼閭閻匹夫之賤
亦有固滯執喪而終保其身者以其身居溪山

寂寞之濱完養其精神不勞其心力故得全餘
命然或一失其調攝則終至於戕性滅身者多
矣人主一身則氣體居養異於常人一日萬幾
心力易竭雖欲徑情而直行勢有所不及焉
殿下何自以匹夫自處至以不可奪志爲 教
而不顧萬世之計至於若此耶臣又伏見近日
邸報自 上移御于景福宮豈不以 懿殿在
此朝夕省侍不可少緩也 殿下於 懿殿亦
有子道焉當以事 先后之孝事 懿殿奉承
將順之意不可小異而致有人議於其間也

懿殿春秋已高宿疾沈綿其奉養保護之責專在於　殿下之一身頃日從權之　教出自中誠亦極勞悴而莫之奉承越至今日苦待移御之期者亦爲從權一事而已旋復牢拒久闕愈音是則　殿下能盡孝於　先后而不能移孝於　懿殿撥諸天理參以人情豈非未安之甚者乎抑亦其中尤有未安者凡在廷之臣皆是　殿下之臣也自　上不御滋味尚循初度則臣子獨晏然食肉有若平時天下安有若此之道理也頃日聚會廷臣勸使開素又行移

各道而州府郡縣至今依例用之是則一國臣
民皆爲　殿下不忠之臣他日擧何顔拜於
冕旒之下乎　殿下旣以孝理爲國又以誠信
遇下而自　上則蔬素依舊在下則勸令用肉
古之聖帝明王接遇羣臣之際以誠交孚之道
恐不如是也　殿下欲終始固守則還收中外
用肉之　命以安臣子之情如或不然則亟
賜兪允之音以解羣情之悶一以慰　先后在
天之靈一以副　懿殿跂竭之望上以奉　祖
宗之遺敎下以安大臣之危懇則　國家幸甚

臣民幸甚若以在外之官職微言輕不足爲採納則是豈聖人一視內外之盛心也哉伏願殿下勿以爲狂僭而 特垂矜恕焉臣質旣鹵莽又無學術長伏外郡未有聞見其於 朝廷制禮豈敢僭議其萬一而至於喪制一事則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也夫三年之喪天之經地之義不可以一時之議有所輕重而我 國喪禮初無定制皆臨時議定頃在卒哭之時廷議不一莫之歸宿持平閔純之疏其意則甚善當與望哭之禮不可闕一空爲後日之矜式而秖恨

日期臨迫事多倉卒百僚顚倒未成體貌至於
外方之官則儼然着黑行公者幾至十餘日或
黑或白所見益駭喪禮之不重職此之由此豈
非有識之竊歎者乎若使知禮之臣夙講而預
定則安有如此窘迫之患哉五禮儀雖曰 祖
宗朝已定之制而皆出於一時之建白則酌古
准今變以通之其不在於今日乎當今 聖明
在上賢公卿在下大小廷臣之中豈無知禮之
人凡此未盡之條增入之件 特命裒集更加
詳定或爲兩行書附註於其間或編爲別卷名

以續集使之合於古而不謬宜於今而不悖勿以輕議間難惟在 殿下裁擇之如何耳夫如是則禮制由是而會一喪紀自此而益重庶免臨時窘迫之患又無因仍苟簡之弊此乃今日政令中第一件事也臣身爲守令忘其越職敢因籲 天之章兼達一得之愚伏願 殿下勿以臣言爲迂遠而幷 賜恕察焉

答曰省爾陳疏從權事雖出於愛君之至誠自有朝廷爾不必爲出位之言喪禮有等級羣下依例開素未爲不可且五禮儀 聖祖所定遵

守勿失經萬世而不可易者也頃者因一時輕議予固知後日慮有如爾者今果不謬不可以一時之事輕爲改撰也爾但體予如傷之意撫愛黎庶若恫瘝乃身使惸獨鰥寡莫不安居樂業是爾之職也爾其懋盡乃心

乞遞淸牧䟽（是年正月仁順王后沈氏昇遐）

伏以天降不弔 國有重慽日月不居 因山禮訖 宗社不幸臣民無祿言之至此五內如崩伏見 聖明至誠純孝格于神明惸惸在疚動遵禮法顔色之慽哭臨之哀凡有血氣莫不

感泣當此上下遑遑之際固非人臣恤私之時
亮陰欒棘之中亦非陳疏進言之所而臣子之
於 君父恩則同於天地有言必達有懷必陳
則微臣烏烏之私情寧可隱默而不自陳達乎
敢竭蟻懇仰瀆 宸聽伏願 聖明矜察焉臣
素以巻陋之質又乏學問之功偶得科名備列
於百執事之後筮仕 清朝無一才一藝之可
取爲乞便養再爲守令心勞政拙民不見德加
以處事迂疎重貽不職之譏到處生事連見罷
遣之責有臣如此將復焉用豈意 聖明尚宥

前罪　特霈敍恩使洪纖巨細幷生於化育之
中尺腐寸朽無棄於匠石之園銓曹循例備擬
屢霑　恩命而連緣親病彌留家患不殄久稽
趍謝於　闕庭之下臣之罪至此大矣又於前
月以臣爲淸州牧使位躋三品秩則高矣官爲
刺史身亦榮矣揆分踰涯惶蹐罔措感荷　天
恩益切圖報第以臣家在慶尚道醴泉地父母
年老兩地相距至於四五日之程雖有疾病憂
患之事非受由於監司則不得擅便往來棄親
遠赴情實憫焉臣請陳之臣父今年七十二歲

精神氣力日極衰替老病相侵難保朝夕母之
年則未及於父十二歲而本以多年宿病之人
氣息之虛弱形容之羸悴尤甚於老父中年患
成塊之證月增日甚轉成沈痼臣買藥京中服
之數三年僅得生全其後又患風濕之證少觸
冷氣則滿身疼痛兩手痿痺有如不仁之人一
月之內身離牀褥者屈指無多日矣又於去年
春重患眼疾目不能開視者屢月雖或視物如
昏霧之蔽翳不能分明昔年諸證乘弱而發沐
浴鍼灸皆未見效肌膚外銷精神內鑠常以藥

餌連命而秪存形骸嗚呼父之年老旣如彼母之身病又如此古之人以不能卒養爲恨又以來日無多爲惜人子憂懼悶迫之情寧有紀極臣前爲守令時特蒙　天恩連授傍近之邑雖於小小疾病而馳到救療者殆無虛月母之一身倚臣爲命獲保餘年得至于今日者無非天地生成之　恩臣將何以仰報顧念淸州越在他道視他極遠之地則雖曰小間而程道不邇往來亦難覲省之曠音聞之疎固不暇恤而病患之忌兩地阻遠勢難及救欲循私情則　國

法甚嚴欲勉赴任則親病日甚臣之進退實爲狼狽而況清之爲州土地廣大人民衆多輪蹄之輻輳簿牒之雲委非他小小列邑之比苟無剸繁治劇之才則决不能堪任如臣稟性迂疎雖一監務一縣令之任尚有不稱之譏況此一道之巨地乎親之疾病發作無節奔走往來之際動經旬月官事之虛踈百務之積滯其弊有不可勝言矣凡官家之凋弊由於守令之數遞官事虛踈公務積滯終至於坐招人譏監司之譴責言官之論劾勢所必至則送舊迎新之際

貽弊官府署及村民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於
公家之事何如哉方今 聖明以孝爲理躬敦
百行之源益培萬化之本有老病之親則勿差
遠地載在 令甲之中雖匹夫之微皆知不遺
其親如臣賤末亦 孝理中一箇人子籲天陳
訴自不得不懇於 殿下哀矜之中伏願 聖
明俯察微誠亟 命罷遞俾遂人子罔極之情
則公私幸甚

啟

政院論災異啟

云云近來陰陽失序天氣乖常收聲之月雷電爲變黃落之後花木作怪各道聞報不絕已極驚駭昨日大雷電雨雹災異甚鉅臣等不勝惶恐竊念上天仁愛之譴必非偶然況當冬之雷古人之所深惡詩云爗爗震電不令不寧又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天之示變如此周人狃於尋常不知警懼故終至於覆敗今天之所以大警動者必有其意而應天失其道則終不足以正厥事而回天怒矣伏願 聖明更加惕念深究其致災之由而圖所以消弭之術求之於念

慮之微推之於行事之際虛懷延納容受直言
以盡應天之實幸甚臣等忝在近密區區所懷
不得不達敢 啓
箋
恭懿殿賀箋安東府伯時
玉候違豫旣竭秉珪之誠 聖孝格神竟獲勿
藥之慶天人默佑 宗祊永寧恭惟德協以親
化敦維則三朝問寢幾軫周王之色憂翌日見
瘳競賀金縢之冈罯無墜 寶命益闡 孝治
伏念跡滯南州心懸 北闕贊三壽作朋之頌

如岡如陵賚百福來賀之詩俾昌俾熾

大殿賀箋 公州牧使時

玉體違豫方極臣民之憂 乾心向寧竟獲天人之佑 宗廟饗矣子孫保之恭惟丕顯丕承允文允武惟天爲大能盡覆燾之仁如日之升克闡照臨之德玆屬周王之乃瘳益膺魯頌之如陵伏念猥以庸資端逢 盛際跡滞下邑雖阻駿奔之班心懸赤墀益切華祝之懇

正朝賀箋

黃鐘協律肇回四德之元 冊宸受朝誕迓三

陽之慶頌聲旁達喜氣交騰恭惟德著好生仁
深育物歛五福而建極用敷下民齊七政而拊
辰克配上帝玆當令節之届益膺純嘏之來伏
念猥以庸姿欣逢　昭代符分百里雖阻振鷺
之班心懸九重倍殫如岡之祝

箴

自警箴

毋耽酒亂之階毋輕言禍之梯玷難磨醒則怕
身以危家由敗是禁是慎以保以守恐斯須忘
銘諸心口

戒酒箴

一生之病醉中之失言不知戒戀多輕發不是風漢必爲狂客而今而戒庶勿濫飲毋俾爾躬大過之陷

銘

弘文館副應教新齋金公墓碣銘

公諱振宗字孝善善山人世居新谷文巖山下自號文巖王太祖侍中諱宣弓之後高祖諱揚普閣慶縣監　贈資憲吏曹判書曾祖諱地德山縣監　贈崇祿左贊成祖諱成慶司諫院獻

納考諱傭義禁府經歷妣永川崔氏司勇繼江
之女公生於弘治丙辰十月十九日壬辰自少
有文章志節脩幹偉器人一見皆知爲大人君
子嘉靖乙酉中生員第二名所製傳誦人口戊
子春登第分屬正錄歷工禮兵三曹佐郎司諫
院正言陞拜侍講院文學兵曹正郎司憲府持
平庚子特除鏡城判官覲承 睿諭眷慰丁寧
爲政清白嚴明大爲北人所服考滿歷僉正直
講入弘文館再爲校理遞議政府檢詳乙巳夏
陞副應教及 仁廟繼陟魚肉禍起罷還舊居

構小堂數椽扁曰新齋名其園曰安樂爲異日終老之所一日鄭順朋使其妻潛通書曰若多給臧獲則可免遷謫公聞之愕然曰男兒死則死耳豈可乞憐於小人以求活耶順朋卽公妻叔也丁未秋謫淳昌杜門靜坐無意人事者十一年謫中述五言詩三百韻以見意平生踐歷皆在其中丁巳三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壽六十二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返葬于府渚宮山先塋下酉坐卯向之原 明廟末首相李浚慶率百官請放乙巳被竄諸賢仍 啓曰金

某儼然有忠孝大節今雖已死請復其職竟蒙
允輿情咸快娶宗室靈川副守彥倫之女無
子取兄司成諱振祖次子夢瑞爲後側室有一
女適某今爲某官夢瑞又無子而逝以其兄子
克信爲嗣以奉公祭祀克信有妾子女各一皆
幼李氏籍全州曾祖諱謙咸陽君祖諱終南鳳
陽守考卽靈川副守妣玄風郭氏司諫 贈都
承旨宗元之女生於弘治庚申正月三日終于
萬曆甲戌五月九日壽七十五孀居十八年奉
祭猶謹是年八月二十日葬于公塋之左同域

而異兆嗚呼悲哉銘曰

學通天人忠貫金石遭遇 兩聖昵侍經幄運丁龍蛇竇志謫沒天日昭雪奸諛膽落英靈氣節結爲山岳同祔千秋共饗無斁

祭文

飛鳳山祈雨祭文代醴泉太守作

有屹柏岳作鎭一邑興雲致雨育我民物胡丁農月亢陽斯極山川枯竭田疇坼裂於皇失明西成望絶哀哀赤子將塡溝壑言念及此我心如割太守不敏叨主此土施措多舛神不見佑

自甘殃罰何辜民斯小雨旋霽天意誰知枯禾未蘇土脉難滋天高莫叩仰視蒙蒙玆瀝悃愊冀賴神功發育品物神司其職亟沛膏澤以優以渥毋作神羞庶幾昭格

國師堂山祈雨祭文

峻玆名山國師攸宅凡厥含生莫不蒙育如何降譴久閟恵澤山其滌滌苗失芃芃川源旣竭桔槔無功雲自西郊漫遮蒼穹其雨濛濛日出杲杲如火益熱欲蘇還槁民將失天軀命難保惟神之靈寔主玄機默贊沛澤非神則誰神人

胥賴上下一致物失其所神獨寧只久享茲土
實賴民力胡寧忍予聽我藐藐消日薦誠以冀
降格丞恊雲師蘇此下土享祀無斁敢忘冥佑

天柱山祈雨祭文

節彼高山峻極于天噴雲吐霧屢降沛然一境
之民賴其陰扶不失東作物其咸蘇如何亢陽
適丁農月蹔雨卽止望霓還極龜坼南畝苗槁
西疇耕無澤澤耘失其麃大無來牟況望西成
顧我無良叨守專城惠不及民誠未格神神之
靳澤豈無其因罪實在躬何辜斯民薦茲牲醴

灑我悃愊亟傾天瓢潤此枯竭庶幾無斁敢忘

神賜

上嶺城祈雨祭文 清州牧使時

有屹名山作鎭一州興雲致雨物賴寔庥胡丁

農月久閼惠澤亢陽肆虐如火之熱山川枯竭

田疇坼裂於皇失明民旣艱食迓續餘命猶望

黍粟黍粟焦盡望斷西成大命近止哀我民生

言念至此我心如擣刺史無良叨守此土惠不

及民誠未格神譴責之罰宜降我身何辜斯民

幷受災殃民將塡壑仰天茫茫蜥蜴何用桔槔

無功雲自西郊漫遮蒼穹其雨其雨日復一日旋則杲杲天意難測民是天民天胡不恤願我岳靈默贊玄機駕策雷車驅馭風師亟沛膏澤庶潤枯涸肆消吉日薦此菲薄神之聽之享我悃愊

烏足山祈雨祭文 大丘府使時

自我西郊小雨旋止如紅鑪雪火氣益熾山滌石爛況於禾穀秧不得移麥不得實節迫重午夏月將半日望其雨上帝板板草木可矜我民何辜峻茲靈岳鎮府南隅興雲產雨惟神所職

駕棨阿香敢緩一刻白鵝之斬晝龍之挂莫謂虛文至誠所在玆薦泂酌冀下靈霈

琴湖玉淵祈雨祭文前日不祭處祭夜得雨

春旣不雨夏亦不雨赫赫旱熖焦盡九土麥失其期秧不得移桔槔無用蜥蜴何裨九重宵旰軫惕勤至矧而守土寧忍坐視旣祈于社又禱于山雖得小雨旋則其乾土不得潤枯不得蘇彼蒼者天云我何辜巖下有淵其深千尺想彼神龍新作宅穴來蔵明薦自今而始鼓雷興雲惟爾所使毋作爾羞惠我穡事降康年年敢不

報祀

社稷壇祈雨祭文

萬民之生以食爲天百穀之成以雨爲先陰陽斯和休徵式遂雨不可恒暘不可愆極備極無厥訽同焉自春及夏雨下漣漣燕草蕃蕪茵與浡然懽騰民宇慶溢農田人人復見戊子之年積雨一妝旱火遽燃苗秀旋槁土潤復堅山欲濈濈泉斷消消仰天祈訴玄之又玄若緩數日民生可憐崇彼壇壝在府西邊主土司穀膏澤是宣忍視吾民溝壑將填調風順雨惟神之權

毋作爾羞亟惠民癲雨公及私遍洽山川枯者
復蘇禾稼盈鄽庶見秋來箱萬倉千莫非爾極
民命可延報賽春秋敢不益虔

祭亡室淑人郭氏文

乾坤之定夫婦之出倫其有五序則居一生始
福源人紀之極我年二十君年廾四天定厥配
歲在于癸婉順之容貞嘉之德宜其一家不失
婦則碍礙之聲妬猜之説三十年來一不耳入
嗚呼我爲長子君爲獨女有子有女思我繼序
年迫知命兩鬢如絮未見一兒人事可𨶑冥思

天道生理不盡木有花實草有茇甲魚兒滿腹
螽子九十天何不惠於我獨靳身後之歎君我
何間嗚呼無子者壽俗諺之常偕老之約庶幾
無疆云胡一疾而至奄忽年過五旬不爲夭札
堂有老母時夫人有八耋老母已迫頤期今何先逝棄之
如遺晨夕之養甘旨誰供百歲之後襄事誰奉
言念至此哀淚泉湧木石長存樗櫟㝡壽下民
孔多君獨何咎嗚呼弟有二子取一爲嗣君多
撫育無異出己今知讀書年已十二使之服衰
侍君靈几勿謂寂寞無子有子日望成長有婦

有孫奉君香火期垂後昆嗚呼瞻彼龍門先考攸宅卜君之兆于彼其側洞壑幽深松檜蒼鬱君其奉侍以安以寧遠隔先壠勿以疚情妻父奨叔

商山山川洞三從之義無間幽明商襄不遠魂必來往如水之在流通下上慮君身寒製送裳服慈母手線血淚沾濕千秋萬歲服之無斁嗚呼人之死生如晝有夜有始有卒脩短同化素輀既駕靈道脩阻一觴廱露長慟無語

祭亾友姜明遠文

嗚呼痛哉吾友之亾相別一年人事亾年追思

舊遊鳥過雲逝惟靈性本軒豁氣又豪邁早事
翰墨斐然成章卓占蓮榜繼登天場佐讞秋部
推凌無閡珮銅二邑民蒙惠澤文章之手斂事
之才謂大厥施前道恢恢酸鹹味殊與世趨背
不顧拘檢不隨時制一芥功名視同屣弊爰卜
幽棲白石之隅江湖有契詩酒日娛清談浩歌
睥睨俗徒江舟時放江水悠悠忘機一心可押
波鷗風情月懷乘醉輒寫繡句錦章爲人膾炙
浩然胷次曾不介滯世觀其外孰信其內漫浪
志意人所共知嗣宗放曠衆或詆譏妆　召之

命朝夕可待豈意微恙轉成痼廢牀褥月餘奄
扁束手命矣奈何眞宰是尤胡畀以才不畀以
壽余以後進從遊㝡厚情同兄弟義若膠漆初
聞君訃未及往訣王駭之逝范淚空落元伯之
葬紼未親執幽明之間反愧匍匐寓峰雲愁陰
潭雨悲江山失邑繼之者誰數間茅榭獨俯江
湄辭以侑之神其饗之

祭亡友應教李公亶敬中文 以推考敬差

官客死於寗陽嶺南樓

玉堂寶器花甎妙選允矣君子展也邦彥時運

屬艱士類依倚天何不憖壽不遐昇歎希未就
人事奄忽乘駟而南載廞而北昨笑而迎今哭
而送非私之哭爲 國之痛三載鑾鑾榮衛内
鑠千里馳驅胡不愼惜仙樓一鎖凝川嗚咽吾
誰咎乎嗚呼彼蒼一奠行輀哀淚雙滂

祭柳承旨仲郢文

一代之英百夫之特早通桂籍歷識臺閣珮銅
三州民蒙惠澤仗鉞西海化洽棠茇入司喉舌
魚水一堂出納惟允契合明良經邦鎭鑰隆望
所歸洪量偉度公輔爲期顧我鯫生獲登龍門

忝宰南來鐫戒慇懃詩以爲贐磬示悃愊感公不遺銘我心骨如何一疾遽至奄忽壽未及稀位不滿德砥柱忽折河潰誰防亙厦將傾孰爲棟樑士失師範邦痛殄瘁庭有雙胤金玉君子白眉先拔邦國之器盛以玉堂允符如渴作君耳目爲士矜式餘慶不暨我公不克臨奠一慟少紓衷思

哭金錫讚文

慟矣吾錫也淸粹之質明達之才魏家之祥鳳徐門之石麟年未及長器成瑚璉何造物之多

忌遽奪吾千里之駒也頃年妹氏之永辭爾齡纔免其齠齔七十老慈兮在堂恩斯勤斯兮顧復日望成長猶恐不及期以有妻有子庶見以揚以立奈何四五年之素服晴鑠十八歲之精液如火銷膏不可救藥張童之科未成玉樓之召斯急爾欲秀而還摧玉將琢而見碎上有嚴父下有兄妹平生哀樂今胡永背老我之慟如失已出舉聲一哭鬼神亦泣爾死之第七日葬于汝母之側時當仲冬寒風飂發雖有伯魚之擲豈盡平日之愛吾誰怨乎嗚呼彼蒼之冥昧

跋

睡軒先生文集跋

吾從祖父睡軒先生諱五福字嚮之兄弟五人
先生居第三韓城府院君李文烈公之外孫議
政府贊成松堂先生爲從祖父文烈松堂俱以
文章久典文柄一家文獻自有淵源先生生有
異質穎悟夙成經書諸史過眼輒誦爲文章不
待學而能年甫弱冠聲聞日播學行高潔所與
交遊皆一時淸流成化丙午中司馬試連捷同
年丙科選補翰苑轉入玉堂歷修撰校理昵侍

經幄啓沃弘多與佔畢齋門人金季雲諸公爲莫逆交文章行義大爲一世人所推重丙辰爲親老上章乞養已知時事有可憂之機也及戊午禍起以佔畢齋門徒自野城拿致 闕下與季雲權子汎首罹極禍礎斧在頸而從容就盡辭氣不少變時年三十二其平生所養之正所守之確於此亦可見矣先生所著詩文不爲不多家人畏其禍或投諸烈焰或於流竄中散失殆盡餘存無幾先生仲氏以藝文奉教坐謫海南及其放還慨念存沒收拾於殘簡斷紙之

中得詩文若干篇編成一帙觀其短什長篇詞語簡潔格律森嚴一生忠孝兩節根於性情發於吟詠其視屑屑於組繪規規於聲律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前大諫朴嘯皐參判具柏潭每屬文海以刋傳于後余掩卷流涕藏之巾衍者久矣歲庚辰出牧公山謀入于梓適以事徑遞而還竟未遂焉甲申秋來守達城簿領之暇更裒于嘯皐先生校其訛誤其後又得鄭承旨汝仁錄示祈雨祭文十餘篇合而編之釐爲上中下三卷遂捐俸鳩工始克鋟訖嗚呼我 朝培養

人才之美莫盛於 成廟末年天之生此諸人爲國家他日之用似非偶然而一朝斬伐之殘滅之必盡而後已天果何心哉自古小人之賊害忠良敗人國家者乘昏亂之際挾其私憾取快一時而不卹之人心難泯之淸議不俟百年而乃定則或者彼天之意其亦有在於此乎噫諸賢深寃極痛使聞之者心駭而嗟嘆愈久而愈惜第以當時之事秘在 國乘非人人得而見之於是搜得子光克墩等搆禍事蹟附於篇末使姦人窮兇極惡之罪無所逃於百載之下

又以柳西厓所撰戊午黨籍並錄之於後數君
子精忠勁節足以日星乎雲漢轟雷乎宇宙可
以壽國脉扶人紀於此益見 先王養育成就
之效乃驗於後日猗歟休哉後之閱是篇者先
讀詩文後考事蹟則邪正之消長國家之理亂
昭載於一篇之中然則此篇乃詩集中之一遺
史也豈但以詩觀乎哉其必有三復太息繼之
以痛哭者矣若夫先生平生行蹟前有濯纓闡
東之跋後有晴皐詩集之序余何更贅於其間
哉

睡軒集附柳子光傳後小識

南袞此傳書子光罪惡極盡無餘及己卯踵子光之事夜開北門使一時清流一網打盡跡其所爲有甚於戊午是袞自作此傳自書已惡小人情狀暴露於後日令人一讀不覺扼腕欲知戊午起禍之源不可無此傳故今姑浸其名而錄其傳以爲小人之戒云

策

王若曰國家安危係於用人一君子進而衆小人退一小人進而黨類乃熾陰爲不諱陽欲

掩之假托公論實濟私謀竊弄威福箝制士
林屢失而不知悔見非而不知遠復起趨結
漸成禍基終使人主孤立於上豈不大可畏
哉自古帝王能辨君子以臻治理者誰歟終
不能辨以致亂亾者誰歟其或知而不能去
終至顚覆者誰歟惟我東方　列聖相承德
化大行綱紀振肅空沐炭薰蕕之不同器而
往在　先朝奸人或起幾危社稷言念至此
不勝寒心豈　聖明之不能辨而致此耶抑
關於時運而不能免者耶逮予眇末雖曰来

明羣賢布列可無此慮但世降俗末習成淆
漓他日不幸有奸黨漸熾竊欺白日阿附權
門欲售其術者則其為防微籥處潛沮邪膽
耶含忍縮首以俟釀成歟何為而上下信結
君臣義專以圖萬世無虞之策乎人主之德
莫如仁明武而乎素乏焉其於進退人物不
亦難乎噫紀綱不立士習偷靡亦當今之大
患則豈非謀國者之所當慮而思所以振正
之耶古人云治國如治病不知其病而欲藥
之不亦難乎

臣對恭惟 主上殿下以堯舜之資居成康之
世惟幾惟康明照萬務治體旣立治用亦張見
善則非徒擧之擧而必先見不善則非徒去之
去而必遠其於任用之道可謂至矣盡矣猶慮
用人之或失其當特進粉袍之士於赤墀之下
先詢歷代次及方今問以進退人物之要繼以
立紀綱正士習之道雖虞舜之勿貳勿疑周文
之克知灼見蔑以加矣臣雖不敏敢不披肝瀝
血以對揚 淸問之萬一乎臣伏讀 聖策曰
國家安危止終至顚覆者又誰歟臣奉讀再三

欽仰 殿下其難其愼而審安危治亂之盛心
也臣竊聞呂氏之說曰君子陽類用之則升其
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之則降其國於暗昧陰
陽升降各以類從至哉言乎一君子進則衆君
子各以類進而君子多矣一小人進則衆小人
各以類進而小人多矣君子多而國安小人多
而國危一危一安皆係於進退之何如可不懼
哉何者君子則國耳而忘家公耳而忘私小人
則不然托公濟私陰結黨援釀朝廷之禍基國
家之危小人之亂人國也其禍慘矣是以人君

非仁則無以盡好惡之實非明則無以辨邪正之異非武則亦無以凌進退之幾必也仁以本之明以用之武以斷之然後庶明布列羣邪屛跡而任用之道盡矣曰稽古昔進元凱退四凶而九德咸事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則其治理之隆不可尚已自是以降代乏明君賢邪雜進而不能辨知所愛惡而不能斷亂亾相尋滔滔襲轍則烏足爲 殿下言哉然則其所以治所以亂者豈外於三德之盡未盡何如爾臣伏讀 聖策曰惟我東方止關於時運而不能

免者邪臣奉讀再三欽仰 殿下懲前毖後之
盛心也恭惟我東方 聖繼神承重熙累洽勵
精求治謨明弼諧朝有濟濟之讓位有穆穆之
美在職無非常德吉士任官無非克俊有德雖
唐虞之都兪吁咈成周之明明在下無以加矣
宜乎賢者在位而不肖者不得進君子立朝而
小人勿以間之矣奈何 先朝上有堯舜之聖
而下有黨惡之奸謀危 宗社陰濟己私以病
休明之至治哉是豈 聖明不能察微知著而
然也不過曰時運之適然已雖聖明之世不能

無小人故象恭之共工間於相讓之際流言之
叔鮮側於穆穆之朝然而不能逞其奸邪自取
誅滅則後世豈可以是小虞周之治哉譬如尺
霧障天無損於大寸雲點日無損於明顧何害
於聖治之休明哉臣故曰不過曰時運之適然
已伏惟　殿下留意焉臣伏讀　聖策曰逮予
眇末止欲欒之不亦難乎臣奉讀再三欽仰
殿下毋安厥位而憂深思遠之盛心也伏見
殿下臨御以來常懷如渴之心恆切側席之望
思答皇天付畀之命　祖宗付託之重玉食未

遑丙枕無寐無非任用一事而已其於君子任之專信之重故穆穆在朝皆虞之九德九行也藹藹陳列皆商之三宅三俊也君子道卷小人道消則安有奸人害治之患哉　聖策猶以奸黨潛熾爲憂是　殿下已治而不爲其治已安而不爲其安思欲防微善處而將多于前休也臣聞昏亂之世非無君子君子道消則高蹈遠引望望而去至治之朝非無小人小人道消則皆將化爲君子故語曰不仁者遠釋之者曰人皆化以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遠去矣誠能審

國家安危之端察邪正消長之幾見賢然後用之見不善然後去之毋使小人接跡於淸明之朝則雖有不仁者皆化爲讒類矣伏願　殿下不委於世降俗末而益謹其任用之道而已任用之道不過曰仁明武三字蓋仁者用人之本也明者用人之用也武者用人之末也本末相資然後用人之道盡矣何以言之臣謹按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又按潘氏之言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誠能仁以盡好惡之實明以盡取舍之實

又能剛以斷之舉直措枉必恊公論賞善懲惡必合輿情則自無奸黨潛熾之患矣何慮乎竊欺何憂乎阿附防微救弊之術莫要於此又安有釀成其禍之害乎如是則上下交泰而有信結之休君臣一體而有義專之美翼乎若鴻毛之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壑其於進退人物何患乎未得其要哉伏願 殿下勿以臣言爲迂而篤念焉 殿下若於任用之際克盡其道則紀綱之振士習之正皆治化中緖餘耳不立者不期立而自立不正者不期正而自正如人之

氣和脉順病不爲患而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
休將自此基矣臣伏讀 聖策曰諸生博識經
史止予將親覽焉臣三復 聖問益感 殿下
虛懷納諫不耻下問之盛心也臣旣辱有司之
薦借 玉堦方寸之地則安敢負含默之罪而
不盡其懷乎請於篇終效一得焉臣聞人主一
心萬事之幹萬化之原也苟不先正其心則其
於任用之際安能盡其道乎故董子以正心爲
朝廷百官之本大學以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
要誠能正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則仁爲誠仁明

爲誠明武爲誠武輕重不爽於衡平姸醜不欵於鑑空任用取舍不失其道矣以殿下之明聖固無待於愚臣之勸戒然伯益戒任賢於舜德罔愆之日周公儆勿間於周成揚烈之時眷眷不已者此臣子愛君之誠也殿下若以臣言許以爲可則臣退處蓽門老死巖穴無恨矣謹昧死以聞臣謹對

策題

問國家之安危係於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古人云親民之官莫切於守

令其爲任顧不重歟郡縣之制黜陟之法昉於何代歟武城弦歌之化單父鳴琴之治蒲邑三善之政可得聞其詳歟漢文景之世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至有倉氏庫氏之稱以致黎民醇厚人給家足者其道何由良吏之出莫盛於五鳳黃龍之間賣劒買牛而盜賊自息閉閤思過而兄弟乃化有致理之效者或璽書褒美或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補之其勸勵之道可謂至矣然而勞來不怠者未免僞增戶口之譏外寬內明者功名損於治郡之時綜核

名實之政反愧於淸靜玄默之治其故何歟厥
後蜀郡之五袴中牟之三異渡河之虎兩岐之
麥有何異政而致如此之效歟至若令雲巖而
以敦本善俗爲先人皆知事長之義謂晉城而
以孝悌忠信爲本民愛之如父母焉富家大姓
惴惴畏慄者南昌之令也鄉閭有禮行者讓路
者仙居之守也玆數君子用何道而能致感化
之速歟其治效亦有高下之可言歟惟我 國
家三百六十州之中慈詳愷悌者無幾貪㬥無
耻者居多薦擧之法非不詳也而率是綺紈之

子殿最之典非不嚴也而例加無勢之人澤未
下究民不見德職此之由近年以來 朝廷更
化仕路淸明非如曩日權奸用事之時宜乎循
良輩出廉介日興而民困侵漁之虐反有甚於
前日者何歟在 祖宗朝間輟淸班特補外郡
者所以彈壓列邑其意有在而議者以內重外
輕爲說然則 祖宗美意今不可復行歟贓汚
之法載在令甲所以使人知畏礪其廉耻而近
來 國綱解弛犯法原放者不一貪饕之輩無
所懲畏然則 祖宗舊法今不可更明歟先儒

謂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吏得其人民樂其業豈無其道當今爲務之先莫急於救民一策士生斯世有志於牧民者將取法於何人然後能盡其共理之職歟願聞諸生救時保民之策

問國家之治亂係於邪正之進退自古正之勝邪者少邪之勝正者多其故何歟九官相讓之際匈邪之類不宜接跡於其間而尚有方命之鯀象恭之兜堯不誅之而舜誅之堯之明不及舜而然歟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東若無風

雷之變則成王終不悟元聖之忠而三叔免於
致辟歟南北部之議起於漢季終成黨錮之禍
若先誅曹節等而陳竇不死於其手則漢室之
亡其可救歟至於牛李之輩各分朋黨互相傾
軋垂四十年未知誰是誰非歟熙寧元祐之間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若從劉摯調停之議以平
宿怨則元祐諸賢不被其禍而終無靖康之亂
歟方今 聖明在上羣賢布列穆穆明明無媿
於古昔矣近年以來士論不一東西說起互相
是非議者或以調劑爲主或以辨別爲言二者

之議莫適所從何以則　朝廷和平同寅協恭
而復見唐虞相讓之風於今日歟願聞其說

草澗先生文集卷之三

草澗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記

辛巳年間吏曹正郎李敬中逢府駁見罷掌令鄭仁弘持平朴光玉獨 啓曰李敬中素無學識又無可稱之行新進之佳士例為防蔽麤妄縱恣無行躁進之類多與交結作勢使氣人莫敢言人情憤鬱清議不容凌不可一日置銓衡之地以貽 朝廷之羞云前日禹景善以水原府使見論罷今日公亶又見罷人心洶懼士類摧喪皆是仁弘所為也

兵判李叔獻禮亞鄭季涵僉知南時甫嘗會南
張甫家造人請余相見進去飮話余以叔獻所
奏諸策多有後弊言之余先出來諸公夜深乃
散其日相會時有宗親慶安令者不多日請獨
對乃於　榻前擧柳成龍金應南李潑金孝元
諸君極陳東人專擅之事士類間以爲諸公所
指揮叔獻亦上疏攻東人論議益乖張
癸未二月十四日兵判李珥詣　闕請獨對同
僚方爲完議權擇仲聞之曰頃日朝講時珥請
於他日獨對心以爲未便而未卽糾正今不可

不避嫌云云大諫曰何必如是余與韓正言獨
曰人臣自請獨對似有後弊雖避嫌無妨擇仲
卽與掌令黃景明一時避嫌景明乃其日同侍
臺諫也自 上震怒 答曰云云十五日早朝
詣 闕權司諫黃掌令極陳獨對之弊 答曰
勿辭退待余與韓正言一時避嫌云臣等之見
與克智無異請命罷斥 答曰勿辭退待大司
諫及執義以下避嫌 啟權克智黃暹引嫌
啟辭中至以物議不容顯被指斥何敢仍冒
答曰勿辭退待玉堂請兩司幷命遞差大臬權

克智不於　榻前覩正及聞外議始乃辭避大
司諫李潑等處置之辭苟且遷就執義李山甫
等或以爲是或以爲非揣摩兩端不能歸一皆
失言官之體請　命皆遞十六日玉堂再劄依
允閏二月二十二日院中都目往參夕投刺
兩提調歷見朴領相淳兵判李珥先來以頃日
論劾之事多有不平之色余以無一毫私意答
之
甲申余拜掌令諫院以有物議論遞正言柳格
極力救之竟不得格以此亦取多口呈辭免遞

時辛應時爲大諫張雲翼爲正言余年前爲掌
令時論劾鄭季涵擢拜禮判至於經句不止又
論兵判李叔獻處事多誤今日被論此爲之祟
也叔獻沒後鄭季涵長在憲府秉國柄進退人
物皆出其口
己丑十一月十三日秘密關自營門來到開見
之則鄭汝立邉崇福等與黃海道人謀逆事覺
令各道推捕之書也滿座聞之不覺失色怪歎
十六日十七日秘密關逐日來到二十三日鄭
汝立與邉崇福逃至鎭安地自刎而死其子及

奴被捉皆拿去處斬十二月八日全羅道儒生
梁千會上疏言罪人推鞫不嚴右相鄭彥信兄
弟以族親前大諫李潑兄弟以交厚名入疏中
皆辭職而退自 上又多有未安之 教人心
洶懼二十日金參判爾夫令公以賊臣鄭汝立
相厚事入於白惟咸之疏遠竄于會寧以安東
府使見罷還家到義城遇禁府郎自其處拿去
二十四日前大諫李潑前直提學洪宗祿以逆
賊相厚拿囚應教李洁謫熙川右相鄭彥信吏
曹參判鄭彥智以逆賊族親皆被罪右相削奪

門外黜送參判謫江界此等人出於梁千會白
惟咸疏中故皆不免二十七日翰林李震吉以
逆賊之甥斃於杖下縣監韓浚謙佐郎朴承宗
正郎鄭經世在翰苑時以謬薦之罪皆拿因推
問十二月十六日白惟讓李潑兄弟皆以辭連
逆賊殞於杖下二十一日有湖南人丁巖壽上
疏首毀鵝溪西厓歷詆滿朝名士自 上震怒
皆 命拿鞫後以兩司之 啓館儒之疏還收
拿 命二十五日前洪州牧使柳德粹以逆賊
四寸出於其黨之招殞於杖下二十六日前提

督趙憲上年間連上萬言疏歷詆滿朝公卿名
士以此謫江界者一年冬再經大赦自 上特
命放送憲於中路又上疏觝排無所不至自
上有震怒傳 教之辭略曰此必是私奴宋翰
弼翼弼兄弟蓄怨 朝廷期必生事陰嗾趙憲
使之上疏況以奴背主逃躲不現罪犯綱常不
可不窮推定罪如不在京中行移八道捕捉
啟聞自是朝野洶懼稍向淒定
庚寅三月三十日盧穌齋罷還于鄉盧相在相
府時薦金宇顒白惟讓李潑鄭汝立等四人及

亂生之後又不詣 闕待謬薦之罪自 上有
震怒傳 敎之辭兩司合 啓請奪官爵自
上只罷其職使歸田里
甲申柳監司而見自咸昌到恭儉池歧亭致簡
于余請與相見遂與金任甫同進主人權從鄕
自京下來云頃日奸人潛隱上言名曰都順民
其居住則淸州云云名曰上言實則上疏也其
疏請斬宋應漑應洞金贍梟其首於都亭又斬
李潑兄弟以警其餘云其他兇慘之言不可一
一盡錄自 上遣大殿別監潛問于淸州京邸

人京邸無此人名清州境內亦無此人名乃匿名書也而見顧謂余曰時事一至此耶余曰如令公輩宜益勵名節以激去頹波

辛巳正月醴泉鄕校 聖殿有火變弘儒侯薛聰位版見灾抹樓數版亦爲燒破校奴守直人等騰時撲滅不至延燒監司具由 啓聞遣京官推鞠未得端緖癸未藍浦鄕校 聖殿有盜竊位版尋得罪人拿鞫依律定罪此皆灾變之關於時運者

庚寅正月二十四日 宗廟殿內有火變首

上淡服一日京外官亦一日而止 殿內金銀
玉冊御寶守僕等積年偷出欲滅其跡潛入衛
火盖帳鋪陳諸具多數延爇因守直軍士柳成
會急呼未及大熾而撲滅守僕李山就服處斬
其餘干連者多殞於杖下成會陞折衝
壬午二月十四日夜初昏赤氣自西北方初若
火光疑龍門墓山火起使人登後山望之則非
火光也乃天之赤氣也漸遍天中爛如紅錦又
有赤白之氣直上其中狀如扇竹之形夜深則
其氣漸移于東方或蒼或赤曉頭至南方而滅

近古所無怪異之變人言天赤則有兵變云明
年北方有叛胡之亂其言果驗
仁同南面地有白晝鬼火始爇原野及於人家
隨滅而隨起滅之於此則起於彼有似人火投
之以水亦不能滅一村人家蕩盡無餘居民四
散奔避移寓他村者亦多柳上舍某家先燒爇
柳不得安接移寓于八莒縣柳行身不謹旣得
罪於士主及見黜於鄉中猶不自懲反懷忿怨
遨遊京外陰毀百端今此白晝之火起於其村
先爇其家人多怪之鬼火之出於夜例也出於

白晝前古所未聞

戊子年間咸鏡道穩城府美錢鎭夜二更中天際形體如女人者坐於圓方席上有挾持火塊珮帯弓箭之形空中浮出向北而去隨後天動急作冰折之聲風熏之氣布散四方冒被人面其爲變怪非常人以爲北虜猾夏之兆

己丑元日有日食羅州有一村家桑樹上生毛狀如人鬚翦之則復生其長數尺許翦之不已其生也亦無盡如是者屢月其家人怪之卽斫去其樹又於軍威官舍前老桑木天火大起於

雨中達夜不滅朝視之煙氣生於木孔中餘火
尚爇天火之晝而不滅大是異事秋漢江水赤
如血
庚寅十二月地震辛卯四月京畿及關東有蟻
戰斬首之災八月熒惑入箕白虹貫日大風拔
木九月日有兩珥暈上有戴日氣暄甚梨杏及
雜花爛發結實如榛子大又大雷電以雹雨下
如注如盛夏變異非常甚可懼也三公皆　啟
辭乞免政院亦爲獻　啟又於任實縣村家有
一馬籠諳步一日兩耳間生角如牛以手捫之則

軟脆如鹿茸自此步鈍與牛無異妖孽之變近
古所未有也
都夏大丘河濱縣人家貧力學以能文稱於鄉
曲白首窮經屢舉不第屈於廣文者二十餘年
天順戊寅秋我　光廟視學試期只隔七日時
監司入府請得差時急狀　啟陪持之人傳遞
奔馳七日而達于京及到橋門外則天欲明而
試圍已鎖咫尺　天墀無路自達從門隙高聲
請入觀光聲徹　御座自　上特命許之滿庭
諸生目笑之曰這寒生亦欲登名桂籍耶此而

登第歟不登第及放題則乃時務策也所對稱旨擢爲第一卽日以 御筆特除正言呵喝之聲聳動視聽諸生失色莫不驚歎館人持榜將走報其家卽索筆大書付之曰離家七日 特拜正言快哉快哉時人目之爲快哉正言鄕人相傳以爲美談我 光廟顚倒人物類多如此後官至府使其子孫至今不絕云

余在公州時到孔巖書堂徐學長起及堂儒生等欲爲李石灘存吾成東洲悌元李評事穆立廟余亦勸成之立廟諸事專數措給先下米豆

五十餘斛以爲供費之需蓋徐起出畀微居孔巖洞裏精於學問學者多從之號孤青云

辛卯七月十五日朝講 上曰古人以科擧文字譬諸執贄士人初見君父用莊子語可乎至於詩賦用莊子語可也領事李山海曰如策論則何可用莊子乎至於詩賦則雖或用之不必禁之臣文海進曰其在 聖朝闢異之道雖詩賦不可使用之 上默然曰似當有區別之事矣此意言之于禮曹自數十年來文體大變專尚奇僻掠取經傳中數字斷截作文語似不凡

考其文勢則上下不接脉理不通以此竊考試
之目爲凌科之捷徑有識之寒心者久矣宋斯
文言愼於解額執事榮以曾子爲也曾宗聖用
論語參也魯之語元斯文士容於　親試賀得
二老表有光增以寧喜溢生此之句用周詩文
王以寧生此王國之語考官以爲奇文皆取之
士林傳笑以宋爲也魯先生元爲生此先生後
槐院諸先生以也魯生此優劣論戲試新來新
來問此事實見於何經何傳諸先生解之曰事
見宋元事略有一新來退而書之曰言愼之妄

發士容之偏見名目雖異其爲病則一也於宋
因名譏其妄發元一目枯故以目譏其偏見聞
者以爲名言

許典翰美叔癸未秋在玉堂論兵判李叔獻及
時事一翻名士多左遷一日　上御經筵下問
曰欲竄生事之輩以懲其餘於諸卿意何如在
侍諸臣極力救之獨首相朴和叔判書鄭季涵
力贊之美叔出爲昌原未幾移配甲山有一儒
生出見道上書一絕贈之曰狂虜長驅百萬兵
沙場白骨久崢嶸十年帷幄無奇策盡出書生

守塞城美叔又以古風一篇贈之曰朝曦照平陸落葉吹蕭蕭故人來把袂苦道千里遥平生一斗膽不爲離別消明年斬月支猶勝漢嫖姚行到商山牧伯柳德純致簡來問美叔卽援筆書之曰行人來寄使君書寒犬殘籬夕照餘此後茫茫天地畔不知誰復問何如詞意極悲楚時柳而見以副學辭職退在豐山縣河回村美叔以近體一短律因風寄之屈指悲歡已惘然不知歸路在何邊莫言甲子泥塗日應直庚寅下降年征馬獨尋秋草塞佳期空負菊花天回

頭欲望豐山縣杳杳寒林起白煙及到京畿有
一門文以一壺酒來慰路上美叔臨別把杯以
一絶囑之寒樹鴉鳴薄暮時一壺來慰楚臣悲
此生無復重逢日直到重泉作好期有一當路
者解之曰寒樹鴉鳴指時世衰亂也楚臣以屈
原自比以　聖上擬諸楚懷當論以無君不道
嗚呼奸人乘時爲惡一至於此欲殲盡清流而
後已慘矣慘矣戊子八月大諫宋應漑卒于懷
德農舍典翰許篈客死于關東村家此二人皆
有清名重望癸未年間爲奸人所搆陷同謫于

北界後因旱蒙赦放歸田里國是靡定久未蒙
叙而今皆不幸宋之劉直許之文章人皆歎惜
之

三韓時所統諸國或五十或七十碁布星列接
境連壤其地方遠不過百里召文國在聞韶縣
東南氷山下至今宮闕遺址尚在丘陵纍纍於
荒林嵌草中皆當時君王之墓也田壠間有花
田牧丹蔓生年年開謝野人指爲其時君王賞
花之處也耕田者犂耟有時觸石則地中有音
樂聲是未知國亾時伶人等埋置樂器于其下

邪國亾餘寃鬱結泉下未解而然邪有一野翁夢見一人鬚髮皓白衣冠寛偉作詩贈翁曰金陵往事與誰論千載猶存敬德墳飛鳳曲亾人不見召文琴去杳難聞翁驚覺傳誦於人翁不知一字者也飛鳳山名在召文西南噫故都遺墓雖至數千載之下人之精神久而不滅有或相感於夢寐之間所謂夢中老人疑卽當時人物之精靈也

金斯文冲字和吉素性恬靜詩語雅澹嘗罷官歸鄉築小亭于西溪石臺下倣西湖放鶴故事

造紙鶴揭于竿上放之則遠近親舊見其鶴知先生之來不期而皆聚會或詩或酒淸談竟夕如是者屢年鄕人想其有雅致後復還於 朝逝于都下余以詩哭之曰誰放西臺鶴難招漢北魂人謂之實錄

洪校理太古吟短律一體贈申上舍眞秀淸峭可觀不是隱屠釣何爲韜姓名淸霜萬柳影廣野一溪聲晝角鳴村徑芳醪慰旅情懸知臘梅發欵欵叓相迎

鄭正言景善誦梁公夾令公同福赤壁一絕赤

壁千秋敵武昌水接藍碧動瓊觴雯將鼓笛催佳月得見東來羽客翔高而傾亦閣筆不續景善誦曹南冥絕句云天下英雄所可羞一生筋力在封侯青山處處春風面東伐西征定未休其氣像甚豪逸

進士李致霖公州新豐人也篤於詩嘗作咏牛短律膾炙人口已從麟借尾炎帝與之頭鬪地中寅子正商間夏周夕來征婦歎春喘相公憂無復齊年易煙郊一笛愁

趙瑗伯玉妾能詩伯玉以試官出去贈一絕曰

燕山暮雨行裝濕夜泊青楓錦水津詞章莫以
餘波選懷玉鑑疑有泣人又嘗作 魯陵懷古
趙士敬因朴士秀寄余手札兼以七言一絕求
塗牕紙云故紙經秋似敗荷山窓無日不風斜
布衾三幅三更夜柰此冬寒逼骨何眞形容娛
貧底意
大明會典載我 太祖宗系以爲李仁任之後
且連放四王而得國云云蓋仁任麗朝逆臣四
王指禑昌瑤顓 恭定朝始知其誣 列聖屢
遣使呼籲終未許改今 上朝適聞改撰會典

甲申使臣黃廷彧謄改正新本而來後年俞泓
得印本一冊而來山海關主事贈俞判書詩曰
國王恭帝命貢獻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驂
度漢營上林瞻繫雁長樂聽啼鶯歸去無煩頌
天朝自聖明自 上大悅親製其額 宣示
羣臣曰 宗祊今始正莫謂是予誠 烈祖功
曾積諸賢悃幾營恩深同大造歌竟及流鶯顧
守區區志千秋戴 聖明滿朝名士皆奉 教
和進以爲東國盛事二使臣錄勳自 上受尊
號

辛巳年間余在公山訪洪太古于林川自錦江乘小舠泛之白馬江黃伯華從行二更泊落花巖下余有詩云千里錦波通海口夕陽長笛下中流翌日乘船于自溫臺下約與太古同往皐蘭寺夕到馬巖津石城倅李仲成定山倅曹德綏扶餘倅崔粹源先到以候冒夜溯流二更乘月到皐蘭寺翌日與太古上釣龍臺與扶餘尼山定山鼎坐亂酌無巡使漁人網魚出沙銀鱗玉尺跳躍沙觜亦一奇觀也午時移泊落花巖下與太古同上吏隱庵前太守洪可臣所搆也有

亭無僧窓牖空鎖危磴臨江僂難强躋太古先占一絶云吏隱庵誰記扁舟叟使君三叟晴月落可與白鷗言余即應聲曰淨舍臨無地名扁舊使君使君何處去魚鳥亦無言余又贈太古曰故國千年地騷僊一小舟江山渾似昨魚鳥不知愁巖老花皆落龍亾水自流皐蘭基尚在留作後人羞翌日往見蘇定方碑碑在野田中乃石塔浮屠也下層四方刻碑文世久風磨字不可辨大槩記定方伐百濟事也與定山相別翌日還州大抵玆遊極可樂也

李愽士好閔以詩爲儕輩所推嘗於月課作過
柴市有感詩云間關嶺海君臣契慘惔干戈社
稷名自以爲佳句許修撰筬見而笑曰何不曰
紛紜剪板夫妻契寥落官銜薄倖名盖李欲卜
妾而常畏內不敢動一日潛卜于良家其家苛
索綵幣李無路備之只以一片長紙書其銜曰
弘文愽士李好閔納諸函中而送之其家開見
大噱聞者莫不絶倒

癸未二月藩胡作亂攻陷慶源及阿山等堡自
上命招三公又令吏曹急爲政事以京畿監

司鄭彥信爲都巡察使以校理鄭僴績吏郎金
晬爲從事官又差出防禦使北道無武才文官
一幷遞之吳沄朴宣以助防將出去鄭彥信發
行時自 上引見賜水銀甲寶刀弓箭衣服等
件穩城府使申砬追擊胡人焚蕩穹廬斬首五
十餘級自 上超授嘉善製 賜教書又賜金
帶衣服等件以褒之慶源陷城將金璲行刑時
判官梁思毅獨免其罪憲府請依律自 上依
　允梁有八十老母聞者莫不流涕宣傳官李
克善持標信莅刑璲等時璲適有追斬賊胡之

功以是爲兵使李濟臣所止過三日乃行刑兩
司論其委棄君命之罪因禁府推鞫李濟臣亦
拿鞫定配五月賊胡數萬餘騎來圍鍾城兵使
府使皆在圍中未幾解圍又數日復以數萬餘
騎來圍城中寂若無人只以女子若干城頭發
立賊以爲無人逼至城下伏兵一時俱發放銃
筒鐵丸或射片箭矢下如雨賊將尼湯介中丸
副將三人皆斃賊驚散退走自相蹂躪生者無
幾六鎭始得平定

四月 大駕謁聖出宮時持平洪仁恕隨駕四

夏三點到頖宮行焚香禮平明入 御明倫堂
臣文海以侍臣入侍擬商傳說請勿黷祭祀表
取文臣十二人移 御下華臺取武科百人乃
初試數也忠義衛閔義瑞居魁余與三司官列
侍壇上三啟 神德王后復位事不 允時有
宗室原城君倬者入侍壇上背坐 御幕談笑
自若大不敬請 命罷職自 上只命推考
辛卯八月鄭季涵謫傾安乃去京七日程而至
九月始到謫所中間遲滯洽滿二旬自 上震
怒其押去都事李台壽拿來嚴鞫 傳曰鄭澈

賦性太濫任己恣行略無忌憚至於定配命下中路徘徊遲留至二十餘日其無嚴自恣之狀愈往而愈不悛及至配所出入自如廣結雜人將來有何等情狀嚴加圍籬云云爲李涵者若能祇畏天威率德改行正所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同月十五日朝講　上曰大提學有闕斯速差出領事李山海　啓曰一二品外無可當之人則以相臣兼之有舊例如魚世謙李荇是也左議政柳成龍年已五十聰明不減當以此人差

之 上曰然則好矣言于銓曹左相上章辭免
翌日招大臣議之左相柳及沈判府以李誠中
李德馨金誠一對 上曰李德馨三十之年何
以堪宗匠重任以左相兼之
中原福建路漳州海澄縣人楊建溪泉州同安
縣人王後民等廿餘名漂風爲濟州人所捉同
日傳驛入京所賚雪糖黑糖幷萬斤作三百餘
駄輸運而來 命供饋唐人于仁政殿南廊
命賜白苧布各一匹其人等皆著靑覺衣受賜
物後皆四拜又以多謝之意轉達云云故余與

禮房令公入 啟唐人供饋時司饔院及內贍
寺下人不謹進止或揚臂隨突觸污唐人之衣
請囚禁重治二司色官等自 上幷命推考
先是黃允吉金誠一之通信日本也倭酋平秀
吉有一超直入大明宮之語領相李汝受以爲
若以是語奏聞上國則必以交通罪我不如匿
之左相柳而見曰若 天朝由他國聞之疑我
必深力爲建白具奏聖節使金應南往禮部呈
倭人聲息咨文郎中喜曰爾國王忠順朝廷必
嘉奬之云禮部與閣老同議具奏奬賞有勅書

一道錦四段表裏十二銀一百兩倭寇聲息
天朝果因福建商人陳申及浙江琉球來報已
知其狀陳申報說曰寄寓琉球聞知倭王關伯
奮身奴隸弑王奪位兼幷六十六州之地陰謀
席捲琉球朝鮮幷吞中國萬曆十七年三月迫
令琉球獻地輸金入朝奉朔十八年四月起兵
戰勝朝鮮聲言造船一萬艘兵二百萬擬今年
九月入寇大明入北京令朝鮮向導入福廣浙
直令唐人向導云云又云若以臣言爲謬妄乞京
師差人往朝鮮哨探朝鮮西南之地與對馬州

相接福建差人往琉球哨探琉球東北之地與
薩摩州相接云云及奉勑自 上傳于左相曰
遼東咨文來到之後過用隱憂今者至蒙獎勑
不覺喜躍此由卿等建籌周旋之忠又 傳于
承政院曰今此降勑非尋常 皇恩當令八道
進箋陳賀但當初禮部移咨秘密爲之今若進
箋無人不知何以爲之議 啓臣等回 啓曰
皇朝降勑 恩出萬萬若除外方進箋無以
御同抃之情當初秘密只爲事係重大或有他
慮到今 綸音誕降瞻聆聳動當行之禮何疑

而不舉乎請更議大臣 上曰依啓
己丑夏日本國王使出來專爲通信之事上使
東堂玄蘇以孔雀雌雄一雙將進獻舟過洛江
遠近觀者雲集其形如雉其大如江城野鶴全
身青黑而間有文彩長尾則舊者改新者未長
至於九十月則長數三尺許文斑盡露頂後亦
有長毛蹋脛雞喙與屛中所畫大槩相似所食
之物如稻粱蛙蝌蚯蚓草蟲至於茄瓜西瓜酒
食等物無不食之雌則無文彩有長尾及進獻
上受之尋令放于南陽大部島 聖德可謂

不翫物喪志矣

山野間有一氓性愚癡好啗蚯蚓或怪而詰之曰夫蚓食槁壤飲黃泉其形蜿蜿其動蠙蠙覩之亦可惡也此有何味而食之不猒也答曰天下之味無彼此之異若食之則皆可食也山猿好食山蛇水虺百粤以蝦蟆爲上味以其習慣也我國之人以絡締狀如稚蛇八梢酷似大虺人爭食之以爲珍味論其形體則與蚯蚓何異吾居於斯長於斯習以爲常故取而食之無異珍味自不覺其非也噉之自若或笑而退

大東韻玉凡例

一凡排字次第一從禮部韻字下音釋則合禮韻羣玉而幷錄之圈上禮韻圈下羣玉間附已意以解之

一摘出事中緊要字爲母詳錄事實於其下若一事疊出者則略載其事註云詳見某字

一字類中非常用之字則刪略之以便其考覽

一姓氏明人物之所自出韻府羣玉則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分之我東方厥初人物有名無氏朴金兩姓出自新羅宗姓儒理王時又賜

六部之姓子孫散處各邑因爲土姓其餘諸
姓氏籍貫非一故先書本邑次錄始祖之名
以考其世代又一姓屬籍各異非表表顯著
者則不可盡錄故皆略之
一古今人物不可盡錄於姓氏之下故依韻府
羣玉例別置人名分錄于其下
一人物行蹟則叅考史記及勝覽諸書錄之又
出於行狀及碑誌者拈其表表者幷附之有
一言一行一事一業可取可稱者則亦皆不
沒而書之

一韻府羣玉不別錄孝子烈女皆幷附人物名下似無分別之意今考勝覽行實中取其卓異者不係名下而別錄之至於忠臣則不如孝子烈女之多故不爲別錄幷附於姓氏之下

一人物則考其本貫稱某邑人至於孝子烈女則依勝覽行實不書本貫隨所居之地而書之

一君前必書臣名者嚴君臣之義也

一我國之史只有三國史東國通鑑史略及高

麗本史乃一書而異名所記之事互相重疊故三國時事則合稱羅史句史濟史高麗時事則稱麗史以便其考覽

一新羅因中國分裂自稱年號其後弓裔竊據麗朝建國又稱改元今依舊悉書之不沒其實

一國號則觀其歷年之久近地理則考其古今之沿革理亂興亡之戒實寓於其中

一天子稱詔稱制稱朕而高麗中葉以上例皆僭稱今皆因舊而悉書者不敢輕改舊史之

文也

一三國以上文籍鮮少多有脫略故考前後漢以下諸書東夷傳凡干土地風俗等事未載於三史者參拈出而書之

一新羅時多有方言雖涉無稽亦錄而不刪者當時世道洪荒人物之淳朴亦可以此而考見矣

一守令之賢否民生之休戚係焉考勝覽中名宦錄拈出其表表者以爲將來之勸

一挹婁勿吉皆係我國地方漢書及三國志諸

書亦捴入於東夷傳故并考其風土而記之
一字類中無事實之字亦不可空餕故依韻府羣玉例間以古人詩句拈出而塡補之
一古今詩文抄錄之下有齋號者則書其號無齋號則直書名或書字
一胡宗旦河千旦兪升旦旦字犯我　國諱故皆以朝字代之
一我東方禽獸花木其名號與中國多有不同又有鄕名者皆因其風土而記之使之易曉也

一里巷間鄙諺俚語少有關於勸戒者則亦收
錄不遺以驗夫風敎之汚隆焉
一三國時惟新羅有仙人多有遊賞之處故錄
其仙名以戒語怪迂誕之徒
一釋敎之於吾道如陰陽晝夜此盛則彼衰彼
盛則此衰而國之興亾隨之三國時沙門輩
自晉秦始出來其法大行至于高麗終始勤
奉以此亾其國今依羣玉例間錄其事又爲
圈以別之乃扶吾道闢異端之意也其間又
有名緇韻釋與騷人墨客相從遊唱和者幷

附而書之

一三國遺事高麗世系事多怪誕雖不可盡信三國史及高麗本史亦收而入之故今幷錄之

草澗先生文集附錄

行狀

通政大夫行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草澗先生權公行狀

公諱文海字灝元號草澗江左醴泉人也其先本昕姓七世祖諱暹當高麗季以昕爲穆王諱故從母姓叟賜姓權氏而官至禮賓卿其孫諱諍仕 國朝爲星州牧使以長子左贊成齋平公諱孟孫貴 贈判中樞齋平之

弟諱幼孫司憲府監察於公爲四世祖也監
察生司圃署別提諱善別提有子五人皆以
節行文學著名于時而中子集賢校理諱五
福尤爲學者所宗世所稱睡軒先生者也其
最季曰諱五常成均進士燕山戊午史獄起
睡軒與金濯纓同日被極禍進士亦坐謫康
津縣十餘年至 恭僖初大釋黨人進士始
宥還 特授 陵寢郎不拜隱居而終進士
生公之考 贈刑曹參議諱祉亦以文行世
其家妣東萊鄭氏參奉諱纘宗之女鄭亦國

之大族也　明肅皇帝嘉靖十三年我　恭
僖王二十九年甲午七月廿四日公生于郡
北竹林里第自幼擧止超醜稍長讀書修行
華聞藹蔚十九魁鄕解二十七擢大科時
恭憲王十五年庚申也分隸國子館留連館
職積六七年丙寅始由博士陞奉常寺主簿
轉秋曹員外歷全羅都事　昭敬王三年庚
午以成均直講魁文臣廷試陞秩奉正尋出
守榮川郡壬申　召拜司諫院正言正色立
朝棘棘不阿明年　除安東府使爲政廉平

尤以敎學爲先本府虎溪書院創於其時公
爲之盡心經紀助其凡役事旣又與一時諸
公作歌詩以相風勵府有松巖權處士篤於
行義不肯應擧求名公以遺逸薦于方伯在
府歲餘而遞府民至今思其德不衰乙亥
除淸州牧使時　仁順王后昇遐　上以
后嘗臨朝聽政有當服三年之　敎而因兩
司伏　閤爭之事遂寢持平閔純請於卒哭
後如宋孝宗白冠視事廷臣多據五禮儀玄
冠烏帶之文羣議紛紜久不决卒乃從純言

行之而臨時猝定㢕官多忌遽陵節外方則
著罷行公或至十餘日公乃上疏言五禮儀
中未盡條請令禮官預爲之熟講詳定或兩
行註其間或別編爲續集俾無臨時窘迫之
患　上鄭重其事不果行居無何以州去家
遠覲省不便遂告還丁丑參議公卒旣葬廬
墓下終三年庚辰爲公州牧使奉母夫人備
極甘旨之養州有孔巖書堂多士將立廟祀
李石灘李許事成東洲三賢公勸成之度其
費捐俸以畀之在州二年監司以事　啓罷

旋以民願請仍任不得 命百姓立石頌德
不忘其遺愛壬午 除成均館司成癸未拜
司憲府掌令遷司諫院獻納又爲掌令當是
時也李栗谷珥有時名 上傾心寵用擧國
以聽之鄭澈方媚事珥驟擢大宗伯公郎
啓斥澈濫爵又與同僚論珥太專又論慶安
令瑤諂附時議謀害士林又論兩 王子宮
室踰制之非又論一宗室背坐 御幕之罪
又論斥中外官貪污罷軟者前後至五十餘
人公以此忤嫉者多亦以此重於時俄以親

急乞假歸省明年又拜掌令有辛應時張雲
翼者皆澈客也方在諫院以前年論斥鄭李
事積怒公深齮齕不已正言柳格力救公不
得格去而公亦遞自是澈尤張甚公不安於
朝出大丘府使凡七年化大行府有去思碑
辛卯春復入薇院爲司諫首論澈罪狀繼以
兩司俱發　上乃流澈甲山夏陞執義陞同
副承旨轉至左副獻替惟允有古納言風會
東都缺尹公爲便養力求之而吏部方再擬
公副學太學士漢陰李公以爲此人不可外

禰云尋遇疾彌留十一月二十日卒于京師
春秋僅五十有八矣時大夫人在堂公之胤
子未離襁褓公臨終草遺書戒家人曰老親
甘旨之供溫凊之節一如吾平日所爲又曰
勿立碑只以短碣表墓可也自始有疾西厓
柳公在相府朝夕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又
白　上特賜賻藥圃鄭公長度支亦看護其
送終諸具俾無憾悔其從祖弟監役文啟奉
柩車南歸用明年四月某甲葬于醴泉郡北
龍門山震坐之原公以清明之姿亶方之氣

生長睡軒之家染擩睡軒之訓旣以道義名
節自勑勵又親炙於陶山李先生之門得聞
爲學大方又與同門諸君子敬業樂羣其所
守正也其所養正也其所雅言雅行無不出
於正也事父母能致其孝怡愉順適愛敬單
盡志物之奉左右無方而不幸春輝未闋草
心先折至今臨絶之書猶使人隕欷欷也與
同氣友愛篤至有一弟旣長而常同爨不忍
析居一妹早歿而育遺甥視已出分土田僮
獲以業之比人之所難而在公爲餘事也立

朝數十年忠藎自將一心奉公無一毫私僞以間之當言責則舉職無所避直道而行雖舊要强禦亦未嘗少有所撓屈也其在郡邑也自奉儉而約御下恩而威上風教勤字撫膏養醒渴櫛垢爬痒人安樂之在所稱治於朋友信而義其所與遊皆一時名人魁士而若西厓鶴峰東岡數公則其同心同德而同其趣舍同其出處者也公有清鑑人不可及一見鄭澈卽知澈匪人嘗與西厓語及仁弘之慝西厓曰斯人也有盛名何遽出此言其

後酉厓覺弘㝅每稱公先見平生嗜書手不釋卷窮日夜樂而不厭爲文章無劇鉥奇澁態文從字順平鋪典贍其有得乎宋儒明理之學歟嘗慱采東方古今事蹟繫之韻下而爲大東韻玉書辭簡而事核其所以課忠勸孝闢異扶正之義皆百代之敎也鶴峰金公見其書以爲當鋟梓　國學以廣其傳木齋洪公亦曰余嘗許東國撰述此爲第一云公之所著述經兵火散逸不大傳韻玉及詩文若干編藏于家嗚呼公之道坦如也公之學

粹如也之道也之學也可以格君心可以裨
世敎可以警骫骳可以抑邪妄可以仁民可
以澤物而其於撫方隅贊辦章何所不宜而
半世坎軻鬱而不伸纔隮密亘遽奪其年使
之卒不得施其什一吁可惜哉公凡再娶前
夫人玄風郭氏無子早歿後夫人咸陽朴氏
主簿芝之女吏曹正郎從鱗之孫也齊莊淑
明與公合德公卒旣葬有倭寇　國大亂夫
人奉姑鄭夫人忠養備至孀居五十餘年而
敎子女慈而義御婢使毅而仁又能理家事

使不至旁落鄉里稱之生一男二女男鼇副
護軍二壻金光輔金慶後光輔生員護軍有
二男克中克正克正生員四女壻金時任盧
世讓李秉一金銗光輔一男恒進士二女壻
丁時恭邉之斗之斗參奉慶後二男斗望斗
章斗望奉事四女壻權繆李時謙金邦衡金
潡克中二男晊昈二女壻李述意李秤述意
進士克正六男昕暻暕曒普最一女壻黃鐘
復晊無男以暻男鳳儀後五女壻李震翊金
衡國李敏英黃培柳斗齊衡國進士昈亦無

男以最男鳳文後二女婿成世琩金以鑒昕
一男鳳輝二女婿宋启涑金命錫暻三男鳳
瑞鳳擧鳳儀一女婿李斗秉暕一男鳳時二
女婿金弘國權洞暾無子以普男鳳至後普
三男鳳至鳳紀鳳威二女婿權𤨏李文發最
三男鳳周鳳文鳳仁二女婿金奎齡柳道載
其餘內外孫男女今至五世六世凡百餘人
竹林里迤北數百武有別區曰草澗溪山極
幽絕淸媚可愛公築精舍其上爲藏修遊息
之所因以爲號學者稱之曰草澗先生

上之二年秋七月甲申朔朝承議郎前行兵曹正郎知製　教金世鎬謹狀

墓碣銘并序

在　宣廟世賢畯彙登妒媢間側有以清名濟艱鶩歧致上位者時惟草澗權公累舉劾不饒有起山野盜儒名負重望者亦惟草澗權公獨晰其匪人或者甚其言及姦獄已丑而陰中戕賢逢惡光海而斁敗倫常人始服公先見而公則用是蹇蹭不偶而終蓋久矣公諱文海字灝元醴泉人醴泉之權本昕氏勝

國時避君諱賜姓權入　國朝貳相齋平公
孟孫始大顯齋平有從子別提諱善有才子
五人科名文行赫然聯武學士睡軒公五福
其尤也睡軒被極刑燕山朝世至今寃之公
其從孫也祖參奉諱五常考　贈參議諱祉
妣東萊鄭氏參奉纘宗女以嘉靖甲午生公
幼嶄然秀發好惡以正人謂權氏又有人十
九魁鄉解二十七登文科補學職序陞主簿
轉秋曹郎出佐湖南幕還直講魁文臣庭試
加階出知榮川郡是時　穆陵初年進用儒

學士爭濯淬自喜公獨退然恬穆浮沉中外
者十數年壬申始拜正言旋出知安東淸州
公州又十年始 除司成癸未遷掌令轉獻
納時兵判李珥請獨對而司諫權克智論之
上震怒公爲訟克智而劾珥專輒又論其
所建白有後弊鄭澈以締援擢陞宗伯公斥
其官太濫又斥宗室瑤附時議詆士流大忤
於時後再入臺再不容時澈連長御史用事
公擯補大丘者七年辛卯始拜司諫轉執義
陞通政轉至左副承旨連擬玉署之長朝議

駸駸嚮用而公遽以疾不起是年十一月二
十日也壽五十八以喪歸葬于郡北龍門山
枕震原前配玄風郭氏部將明之女無子女
繼聘咸陽朴氏主簿芝之女兩夫人以婦德
母儀稱一男鼇副護軍二女適金光輔生員
金慶後護軍有二子四女男克中克正生員
女皆歸士人曾孫男八晊昕克中出昕暻暕
暾普最克正出玄孫男十一人鳳輝鳳瑞鳳
擧鳳儀鳳時鳳至鳳紀鳳威鳳周鳳文鳳仁
晊無子以鳳儀後公質粹器厚世襲典訓早

砥礪名行嘗執贄陶山門下琢磨於鶴峰西
厓東岡諸賢間於持身立朝大節綽然行內
篤事親養志戒內子貞苦一弟同爨妹物鞠
其幼畀田僕業之蒞邑有聲績必先教化仕
路在亨闕間而善善惡惡得之天性在言地
擧正官邪前後五十餘人同列憚之其斥兩
王子宮室踰制糾劾李文成誤事尤見其風
裁寅城相劉戾柄用以私好惡生殺通塞人
而終始駁彈嬰鋒觸機遭挫抑旡悔仁弘始
出山隱藏譽洽人皆想望風采而獨公燭其

心術之隱公場十數年而西厓始服公知人
西厓場又十數年而弘之罪惡滔天若公可
謂仁者能惡人而又能知微者矣時士論始
歧公謂黨論必亾國深憂永歎至形歌詩其
斥兩鄭非伐異也蓋權氏間一世輒有偉人
齊平之隆顯睡軒之風節磊落相望而公又
繼起於前光有耀矣嘗愛所居竹所上流草
澗水石之勝置小築托興漁釣以自號有詩
文若干卷所著大東韻玉數十卷藏于家距
公下世甲子已再周墓道闕顯刻曾孫璟使

子鳳瑞請余銘余以賤末無能揚揭大君子
德烈辭焉暻又遣從子鳳時要責甚勤乃爲
之銘曰
松堂之弘化贊元睡軒之秉節飲寬繼以草
澗之正學昌言夫孰曰靈芝之無根兮醴泉無
源矧奉教乎陶翁之門挖姦猜兮尼飛騫留
亶氣兮質乾坤過者式兮龍門原通訓大夫
前行弘文館修撰權斗經撰
鳳山書院常享祝文　李光靖
傳襲詩禮琢磨友師黯亶誨見今古一規

大東韻玉跋

合古今書籍統而一之于韻玉而筆削之勸懲之非老於文學精於見識能然乎況吾東方文獻不足所謂史非誕而論耳今慱採群書正而補世嘗謂杜陵詩爲詩史今謂是書爲韻史豈不可乎故承宣草澗先生權公盖嘗從事於斯不論海東文籍古書之載東事者無不撫取而附之入如編珠璣然名之曰大東韻玉使東方數千年事蹟了然於一帙之中而刋其繁採其要於忠孝烈三善行及

宄邪事跡仙釋誕妄無不詳悉以爲後人之
勸戒其將與韻府羣玉併行於世無疑而取
舍之正有過之者其學之博見之明槩可想
已嘗淨寫有上中下三本昔鶴峰金先生長
玉堂取上本至京師將以 啓達而刋行之
未幾失於南亂其中本則寒岡鄭先生借去
而爲六丁所取將今之存者只下本公之胤
鼇爲鼎山洞主會境內善書士友謄出一本
藏于院蓋懼下本之或未免災失而遂爲千
古之恨也嗚呼東方書籍鋟梓之盛宜莫如

今日夫以是書之有裨於文翰有關於風敎
而尚未刊布一國豈非斯文之欠事也哉雖
然天未容使至寶無傳後世豈終不復有鶴
峰先生昔笵祖禹爲唐鑑伊川先生以爲三
代以下無此議論愚亦曰自有海東以來無
此議論亦無此文籍旣以言於洞主從而識
其事之顚末如右公諱文海字灝元號草澗
有學行嘗位於朝光顯士林咸惜其用之不
究云莟年端陽節後學豐山金應祖謹識
大東韻玉序

韻書之分聲配字協而成章誠發洩人文之大機籥爾雖然字義有限匠心易局作者常患不能究極變化恣肆毫墨於是有使事庀材之法而陰氏所撰韻府羣玉之書是已寘書蒐獵千古採蓄百氏彙而係之百七韻之下誠韻學之淵海也雖然是猶中華之書而無當於東事此草澗權公大東韻玉之所繇作也公早遊退老之門蓋有薰襲之美及登朝序秉持直道與世齟齬歛其需世之學而壹寓之是書法例實倣陰氏而運用頗出衡

曁蓋自檀君以後至 國朝貫穿數千餘歲事實而旁援悉摭山川郡國風謠土物之靡不臚列而韻書之夏貢也人道順逆國政善敗之靡不紀載而韻書之曾史也公私實錄大小家集與夫它國文字事涉東方者之靡不考據而韻書之藝文志也其於忠臣孝子烈婦三善行尤致詳悉則表章人紀之微旨可見也其爲世敎之補顧不大歟若夫詞理之會拈韻授簡而開卷乍閱則奇思坌湧跳境旁會押韻愈多而刱語愈新有滚滚百篇

之勢其助發鴻藻之力何如哉竊嘗論是書
之作有三難東俗荒陋文獻多闕則採摭之
廣一難也覃思揣摩積歲成帙則工力之專
二難也去冗存醇默寓勸懲則見識之精三
難也苟非聰明博達絶人之藝則烏能如是
哉當與陰氏之書互爲經緯而並傳天壤間
無疑也㽦在
宣廟世鶴峰金先生擬以一本進　御鋟梓
國學而値冦難未果實藝苑之欠事也公之
七世孫進洛負是書來屬不佞以弁卷之文

儻使是書廣布國中則不惟嘉惠後學而已
當有以遵守宣　聖朝右文之化故不辭而爲
之序
聖上二十二年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義禁
府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錦城丁範
祖撰

草澗精舍事蹟

精舍故左代言褱陽權先生所營也先生顯
於　宣廟朝出入敘歷凡數十年晩自公州
投紱歸時則先生年四十七而有不可於

不復以進就期後之屢膺　召命非志也結
舍於水草間爲終老計嘯皐朴先生以草澗
精舍四字題之筆墨有可敬者焉之舍也北
龍門蒼翠挽空之中想得麗祖訪眞時事南
鐘山屛障環抱之間驗了碩人邁德彼寛西
國祠國朝敬神之遺典歟東鶴駕仙人駕鶴
之遠意歟地在平原丘壑之間入於埋沒荒
墟者不知幾千百年而一朝得先生而精舍
焉儻所謂地以人勝者非歟當先生之杖屨
于斯也鳶魚上下之察擧入於方寸中領略

則面面而奇物物而秀四時之所呈畫衣之
所供奚特夭夭其青滔滔其逝者而已哉獨
其造化精神潔淨之趣藹然呈露於兩箇物
邑則如唐詩中獨憐幽草澗邊生之句足以
會昔人獨得之眞意而周濂溪所謂一般意
思者亦一般也然豈敢以蠡管之見妄論當
時命名之微意哉竊記夫舍之成在 皇朝
萬曆十年 本朝 宣廟十五年壬午後爲
兵燹所毁粤在 仁廟四年丙寅先生胤子
竹所公爲之重修後又被回祿久未修葺先

生玄孫鳳儀氏與諸孫某某謀先搆數間於
遺址募雲衲入之繼立三間於巖石上試登
而觀之山川依舊物色無恙依然親奉几杖
於青草碧澗之濱毋論私淑與否而莫不有
高山仰止之感況於雲仍本支中有慕於羹
牆者耶於此見竹所公肯搆於前鳳儀氏又
肯堂於後青氈一脉堂搆是驗而時則
當宁十五年己未也舍之成迄今未二百年
而廢與興凡二三焉則消息一理眞有所不
可知者而不以久近而消息者其惟先生之

道歟噫先生受得天地之塞淸而厚自少言
行云爲固有絶塵不凡者而內得於松堂睡
軒之庭外遊於陶山講磨之門淵源所自事
功所著載於家牒炳於國乘世所共知者今
不暇盡述至於文章著述十不一收而若大
東韻玉吟咏諸篇略干在夫影響於聲氣咳
唾之餘者猶足以感發興起其親游於平日
飮食起居杖屨之間者當如何感慕也感慕
而遵守之則是在子孫而已崇禎後再丁卯
從玄孫墉謹叙

草澗精舍重修記

顯皇帝萬曆壬午草澗先生權公解公山符歸則就竹所西北五里所發異地焉其地在脩原廣陸之隈畧不以光顯自露獨以南北兩岸挾水而遇爲材具出奇逞異無不如法其峭巖邃壑鳴瀨玄潭沓磯蘿壁之勝皆曲有意態可喜可笑公欣然爲菟裘計置亭宇南岸上牓曰草澗精舍蓋以其地舊號爲草院故名云公歿之踰年壬辰爲島夷所燔刼子竹所公以天啟丙寅結茅屋數架未幾又燬

於火仍廢不修且數世矣而樵客過者猶能
說草澗舊墟至我
先王十五年己未玄孫處士公鳳儀屬諸孫
謀所以重建謂居守當賴僧道就南岸盡頭
先置僧寮一區稍空其前以待亭越明年始
建亭病舊址莫直其地謂均是一區觕選勝
而得其宜斯可矣乃於稍空之西畔俯潭列
楹以爲亭僧寮之東得廢沼塹土斲石以新
之他如林園物色之不暇修治者亦皆煥然
改觀俛仰興廢可喜而悲也嗟乎南州之爲

士大夫淵藪固已久矣人之智竅眼力之所同好亦不相遠矣地又非幽遐越絶之域而舉皆遺之於輪蹄杖屨之側公乃一朝而獲焉自非公令德高標默契於玆地者造物者必不以千百載慳秘之物擧而餉之斯已難矣自公歿以來經變異歷人代積百有餘年而責成於所不知何人若持契而索物焉視衛公之平泉木石又不已多乎水石不改舊觀旣復凡當日魚鳥四時之趣名勝往還之樂圖書湥寂之娛皆可以慨然想慕而獨於

公名亭之義終不可以與聞微旨斯固未易言也韋應物澗邊幽草一詩警絶千古說者謂蘇州此句實以喩君子不得於朝而幽獨自守當公之世去叔祖睡軒先生未久也閱歷史禍家難甫平而時則若朝議潰裂之憂從涓至漫無復彌綸補綴之勢以公之雅意林泉倦遊名塗其所躑躅太息自講於潦霽行藏之間者必非一日竊意公於吾亭適成之日正喜韋詩爲傷應可以默寓己志故遂取以爲號非獨以舊號爲草而已也㝢考公

後來宦跡終自遠引於下邑朱墨之間及其一日立乎其位則雖未嘗不正笏立陛挾植公議以盡吾未忍便訣之誠而其遂初之思歸瀨之願溢發於銀臺夙夜之日覲乎寤寐短篇而公之素定亦可知已後之君子立世路者登公亭而賞其名不可以不深省之非但為公後者然也嗚呼微矣處士公之孫應鐸謬屬余為記余謂斯亭之復而可書者多遂不辭而點綴為文尤敢致意於卒章以自附於闡公之旨云爾牓題卽朴嘯皐先生筆

也出自壬辰煨燼復入於火久而得諸沙礫
間當時舊蹟獨此耳烈火再鑠終不能爲災
異哉幷書之以告亭中來遊者

上之二年戊戌長至日後學咸陽朴孫慶謹識

贈行錄

呈權府使城主行旌　具柏潭鳳齡

石陵風壤四方聞天遣名區餉使君開艇玉
湖千頃月孤筇仙岳萬重雲林間瑩熀尊賢
宇鈴下丁寧訓俗文霜鬢貧小潭淸翠裏賀聲
樵牧擬爲羣府人將建廬江書院府使極力贊成

伏呈令監行軒 公州罷官時 徐孤靑起

誰知眞手段立信不周年道直憎人曲行方病世圓規矩期納正繩墨莫從絃奪我民之母離亭共黯然

天胡死妄孼人失一陽春碌碌村翁歎年年剌史新公山南劇邑錦水古要津彭澤無留意忽忽韄解眞

一壺酒盡靑山暮別恨消魂淚滿巾相識從來何一二玄琴古必賞音眞

草澗亭述懷 權淸臺相一

驅驢度側徑林壑何窈窕新亭繼先躅潤草
青未了牕牖靜無塵曠與人境杳我來適新
秋素月何皎皎涼氣襍襟纓晤語同老少夜
闌枕溪臥神清夢寐小郊原外廣平洞府中
幽妙巖園作蒼屏水滙成綠沼天機翫躍魚
樂意聽啼鳥緬惟大東翁素志在蒼峭茲焉
結幽屋日夕舒長嘯時復記惇史遠同龍門
調濡墨松露滴揮手溪雲繞于今不可得我
衷空悄悄徒此挹清芬何由仰末照導渚采
白蘋再拜瓣香燒

澗草靑靑不染塵昔賢遺馥叟薰人遐心欲
謝千鍾祿小屋初成萬曆春筆下陽秋根義
理案頭經傳著精神我來盥手披遺卷盈溢
巾箱豉不貧

溪門諸子錄

權文海字灝元號草澗醴泉人生於嘉靖甲
午嘗登先生之門與同門諸賢西厓鶴峯東
岡寂溪契庚申繹禊癸酉除安東府使士林
方建廬江書院欲尊祀李先生公實主張焉
鄭仁弘負山林重望公獨覺其非吉人西厓

殊不以爲然後乃歎曰灝元知人不可及嘗
與同僚論兵判李瑱專擅之事後遇瑱見於
色公以非私意笑答之乙亥以後東西標榜
日甚公深以爲世道憂嘗言東西之禍必與
國相終始作詩以見志辛卯以司諫論鄭澈
之罪澈遂得罪是冬以承旨病卒京師士類
莫不惜之所著有大東韻玉藏于家權蒼雪斗經錄
權文海字灝元號草澗居醴泉生於嘉靖甲
午登先生之門與西厓鶴峰東岡諸賢最深
契癸酉爲安東府使士林方建廬江書院欲

尊祀先生公實主張焉鄭仁弘負山林重望
公獨覺其非吉人西厓殊不以爲然後乃歎
曰灝元知人不可及乙亥以後東西標榜日
甚公深爲世道憂作詩以見志辛卯冬以承
旨卒于京師所著有大東韻玉錄李青壁守淵

附海東雜錄跋

余嘗怪東國搢紳先生不讀我史而喜讀中
國史上下數千載間縱橫貫穿靡有遺漏問
以東史茫然不知則事理有不當然者獨草
澗權承宣公博極羣書而尤留意東事網羅

遺失倣陰氏舊例繫事韻下撰成二十餘卷
曰大東韻玉余嘗許東國撰述以草澗此書
爲第一草澗之胤子竹所公卽其書拈出事
要繫之姓下補以他書條列精贍名以海東
雜錄其事實時有出於史乘之外者積成累
十秩公方大耋閒燕杜門屢客披閱是書不
少休夫陰竹埜序其子復春韻府時蓋年八
十四歲矣今竹所公人地事爲壽年大約相
符似非偶然者然此書實有補於東方之史
學豈特陰氏父子區區纂緝月露而止哉上

章閹茂三月日南川洪汝河書竹所公撰述

事蹟詳跋文中此係先生家學繼述淵源之書不可使無傳於後姑附此文於韻玉書跋文之後以識之云

草澗先生文集附錄終

遺書

光敎七十墨

所令ら一任所
一め乃ろ志
一あのいろはて

嶺每服南
寄為書往
手卿

さくし宮事ゟ
去下宮三五年ゟ
は不く御座候
時節備一て

今上手勅問之
深祀高宗於
今行之有年

學海圖勿揚
備忘不
鏡長視解

出長安西服門
他姪以侍從
遂行從徑

其又三年來
及成將滅
矜禰吉因如

御引取候之上
多々之生申出
指置只書冊
写手之而備之書

不如下之面孫有
罷了學浣舟為過中
未付詞源合
罷了撲ゝ時

照一縣免也人之
不樂出已平未樂
下此問之而曾以從
受又相從忽不日

いろの一こゝろ縁
羽ゐねをる勿
のあをう大
宮寺書

岬中村二首

名を三のゆ許し

気を得自在経任まゝ

紀伝之字記

一滴千金

奇王左剛子

古権寫書

答柳謙菴

書札不傳只有此一二帖幷以遺墨附入

謹承 惠翰仍想
下車新莅萬緒忻慰〻〻鄙人
頃以子患憒〻日甚又得衙中大
疫熾發卷况時方染行證勢非
輕未審厥後之如何憫極奈何〻〻
聞

判書令公南還睠遡　深慮不
覺心神之飛越病患至此甚篤
挺身云暇間　還役日期定在
何時幸得之　垂示至仰金李
兩令公從遠還乎役積陰之中庶
有陽復之望見聞所及莫不忻
慰僻在下邑般根一來便何幸望

下示何以麥門冬素擬寄呈未收而
前能備年函封上送有擬得當
更覓上供惟
下鑒漫上謝狀
乙酉二月念 文海 適孫 字啓
敬叙 尊要 拜復狀
金生員 宅 [illegible]

祇擎 憲札憑審比來而

體履平迪仰慰〻〻海迫患疾而

之余叢積撓深悶〻

下教者止限役畢留置幸甚官

中別無可爲之事雖過二日之限

撫妨〻膽俟 面奉一〻伏惟

尊照謹拜謝狀

癸酉六月念八 浚灝元

方

昭敬王賊時英賢滿朝羣材幷用而朋黨之說

適起論詖間作淄澠渾淆王道一失其平派

流靡所底止雖以賢豪達識擧皆淪胥而末

之救藥豈世運升降之會而莫之爲而爲者

歟草澗先生官言責於是時言事則是非必

明論人則邪正必嚴擧劾不避權要審正不

遺細事嘗以論事不合語栗谷李文成公曰

非有一毫私意及勉勵同僚之恭則以砥名

節激頽波爲礪世之楨符平居憂患世道以

爲朋黨之禍必與國同終始屢發於懷抱永
言感慨之不已由是則可以强公道杜論言
祛私矯僞萬一馴致於平無陂雖然卒排擯
不容去國十年不究於用矣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由
先生之世距今數百餘年之間　國家之受
禍何如世道之終始何如士之立乎本朝者
又何如難忘酒之歎傷禍患之自此始也先
生又嘗譏崔守愚儉德避難而未幾而不免
識破仁弘於盛名之際而發露於一世之後

先生亦未得以及見之矣夫慇善流之蟄瘞
而終不能使之不及於難燭匪人之情狀而
終不能使之不用於世天道之大往小來人
事之履霜堅氷作易者其有憂患而實未之
易也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人恒有憾焉曷使
之然哉是足發千古之一吁已先生學本孝
友而推之睦婣而有餘臨政急於仁民澤寃
而以興學爲先務三代之敎仁義之漸施於
家而措諸國者其成就於師友磨礲之間固
不可誣而天資感慨忠厚質直則睡軒家世

之所由漸也所以發爲文辭朴素平淡典故
爾雅不出於情性事物之實而世之所謂能
文章刻畫而雕鏤者自不足擬議也所編書
大東韻玉數十卷當時先輩有欲爲之請於
朝印行之者而遭亂不成後之人知誠好之
無如先輩者矣今所刋刻集詩文若干編盖
收拾於平生運用酬酢言志之緒餘崔訒齋
已恨其編摩之不時近世蒼雪權公畧訂定
詩編今七八世始克繡梓遺落寂寥甚矣又
先此集而遺韻玉眡事力之所庀自其編帙

之少者而始名山石室之藏尚有待於來世也可勝歎哉姑編其凡例錄目幷附後賢表章之言以見先生之學之蘊不專在此集云刋事将成僉以爲龍漢外裔也且與聞魚曾之役責之卷後一語愚陋不敢辭略識其所感如此

上之十二年壬申立夏日外裔孫昌原黃龍漢拜手謹書